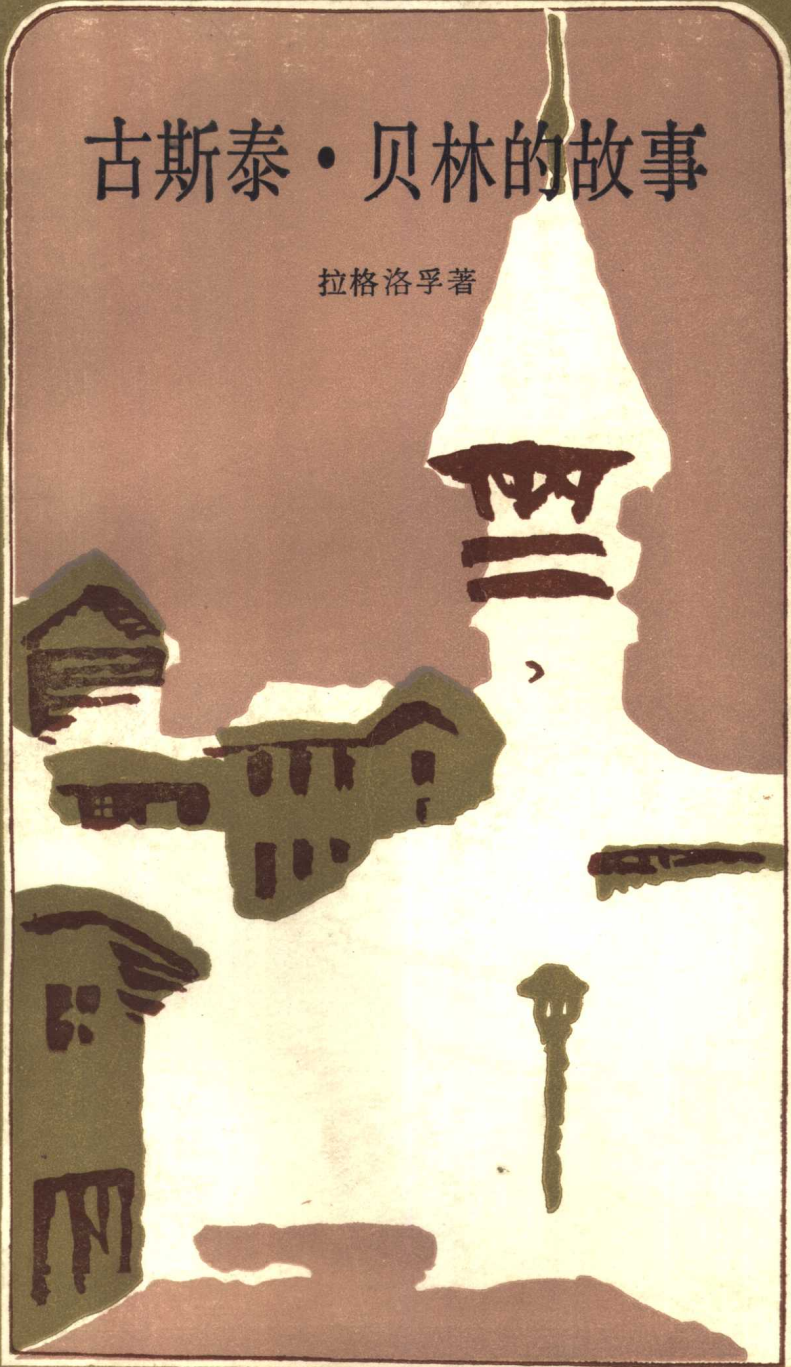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拉格洛孚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孚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高骏千 王央乐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Selma Lagerlöf
GÖSTA BERLINGS SAGA

根据 P. B. Flach 英译 Selma Lagerlöf,
The Story of Gösta Berling (Arthur F. Bird,
London, 1910) 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古斯泰·贝林的故事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庆出版社重印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字数277,000 开本 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2³/₄ 插页5

1983年3月北京新1版 1983年5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300

书号 10208·126

定价 1.25 元

目 录

楔 子

- 第 一 章 牧师..... 1
第 二 章 乞丐..... 9

第一部

- 第 一 章 景物.....24
第 二 章 聖誕前夕.....27
第 三 章 聖誕节.....40
第 四 章 詩人古斯泰·貝林.....51
第 五 章 卡丘却舞.....65
第 六 章 埃克布庄的舞会.....69
第 七 章 旧馬車.....87
第 八 章 葛立泰悬崖的大熊..... 100
第 九 章 勃揚尼庄的拍賣..... 113
第 十 章 年輕的伯爵夫人..... 141
第 十 一 章 鬼的故事..... 165
第 十 二 章 爱芭·杜納的故事..... 178
第 十 三 章 瑪利小姐..... 197

第二部

- 第 一 章 克里斯多弗老弟..... 208

第二章	生活的道路	213
第三章	懺悔	225
第四章	埃克布送来的鉄	235
第五章	列里亚克龙納的家	245
第六章	杜佛尔的女巫	250
第七章	仲夏	254
第八章	音乐女神	258
第九章	勃洛布的牧师	263
第十章	朱利叶斯师傅	268
第十一章	石膏聖像	275
第十二章	上帝的旅行者	281
第十三章	墓地	291
第十四章	古老的歌	295
第十五章	死神——解脱者	305
第十六章	旱灾	310
第十七章	孩子的母亲	320
第十八章	爱情战胜一切	328
第十九章	卖扫帚的姑娘	334
第二十章	凱文許勒	346
第二十一章	勃洛布市集	355
第二十二章	林中茅屋	362
第二十三章	瑪格丽特·賽尔辛	377
譯后記		392

楔 子

第一章 牧师

牧师终于站在讲坛上了。教堂里的会众都抬起头来。噢！他总算来了。这个星期天他再不会像上一个星期天以及以前好多个星期天那样不到场执行自己的职务了。

牧师很年轻，身材颇长，容貌异常英俊。如果让他戴一顶头盔，穿一身锁子铠，腰间佩带一把宝剑，再给他雕塑一尊大理石像，人们准会说是最理想的希腊型美男子。

他有一双诗人的深邃的眼睛，一个将军的坚毅丰满的下颌，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那样俊秀、高贵、洋溢着感情、焕发着才华和神韵。

教堂里的人们看到他这般风度，都不禁感到肃然。可是他们更经常看见的，是他同着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长着一大把白鬍子的贝伦克虏齐上校和魁伟壮健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三个人东歪西倒地酒店里走出来。

他因为喝酒太多，没有能执行他的职务，已经一连好几个星期了；教民们不得不先向副主教、后来又向主教和牧师会提出申诉。今天，主教要到这个教区来切实调查一番。他现在坐在唱

詩班中間，胸前佩帶着一枚金十字架；坐在他四周的，是邻近几个教区的教职人員。

大家都不怀疑，这位牧师的行为已經越出了可以原諒的范围。在二十年代的当时，人們对于酗酒一类的事往往不大計較，可是一个牧师竟因为喝酒而懈誤了职守，那就只有被革职了。

他站在講壇上，等候唱詩班唱完最后的一首詩篇。

他站在那兒，感到教堂里尽是敌人，所有的座位上，全都坐着他的敌人。前排座位上的乡紳，后排座位上的农民，唱詩班里的男孩，都是他的敌人；除了敌人，沒有別人。風琴旁边拉風箱的是敌人，奏風琴的也是敌人。教会会董座位上坐的也是他的敌人。他們都恨他，从抱在怀中带到教堂来的嬰孩到教堂执事，一个在莱比錫作过战的拘謹的老兵，每一个人都恨他。

他几乎想双膝跪下，恳求他們的饒恕。

可是，片刻之后，一陣沉痛的怨憤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还清楚地記得，一年以前他第一次站到这講壇上来时，是什么样的一個人。那时候，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而現在呢？他站在講壇上，眼前却有一个胸前佩着金十字架的人，这人是来审判他的。

他朗讀着布道文的引言时，热血一陣一陣泛上脸来——这是憤怒。

他常喝酒，这是事实，可是誰給了他們权利来責备他？人家逼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們看見过嗎？窗外一片昏暗洞阴森森的松林，水珠从又黑又脏的天花板上沿着發霉的四壁滴落下来，狂風卷着雨絲雪花鑽进破旧的窗扉，荒蕪的土地长不出足够抗御飢餓的面包；这时候，难道不需要白兰地来使你振作起精神？

他寻思道：像他这样的牧师，配他們正是再合适沒有了。他

們也都喜欢喝酒，为什么唯独要求他克制自己？有人在老婆落葬的仪式上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在給兒子行完洗礼以后大撒酒疯，教民們走出教堂就去喝酒，回到家里大都已经醉了。一个喝酒的牧师并不辱沒他們。

他时常要走很远的路程去拜訪他的教民。有时候，他穿着单薄的外套，冒着徹骨的寒風，驅車奔馳在一片冰封的海面上；有时候，他駕着小舟在狂風暴雨中飘渡惊涛駭浪的海洋；有时候，他在茫茫的冰天雪地里爬出雪橇，为馬匹扫除楼房一般高的积雪；有时候，他涉过森林里的沼澤——在这样的時候，他才学会了爱白兰地酒。

这一年是拖着沉重阴郁的步伐慢慢地走过来的。白天，农民和地主心里都牵挂着田地里的事情，到了晚上，白兰地帮助他們丢掉了精神上的重担，得到了解脱。灵感产生了，心灵温暖了，生命变得光輝灿烂，歌声繞繞，玫瑰花散發着溫馨。酒店里的酒吧間对他像是个热带的乐园：头頂上悬挂着累累的葡萄和橄欖，浓蔭中掩映着潔白的大理石象，歌手和詩人徜徉在棕櫚树、梧桐树下。

不，站在講壇上的这位牧师，他知道，如果没有白兰地，在世界的这一角落里，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他的教民們也都知道，但是他們却要來审判他。

因为他喝醉了酒走进上帝的殿堂，現在他們要把牧师的袍子从他身上扯下来。哦！他們这些人呀！除了酒而外，他們难道还相信有別的上帝？他們难道还願意相信有別的上帝？

他念完了布道文的箴言，跪下来念主祷文。

祈禱的時候，整个教堂象死一般沉寂。突然，牧师用双手揪紧法衣上的綢飘带。他仿佛觉得主教正帶領着教堂里的全体会

众轻轻地走上讲台的台阶，要来抓他法衣上的飘带。他虽然跪着，脸朝着别的方向，可是他觉察到他们在拖，他很分明地看见他们；主教、副主教、牧师、会董、教堂执事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排成一长列，拉着、扯着，想把他的法衣扯下来。他可以想象到这样一幅情景：飘带一断，这些用力拉扯着飘带的人们，将从台阶上摔倒下去，一个压着一个。还有底下那些够不到他的披肩，只揪住他长袍衣角的人们，也会一块儿摔下去。

他想象得如此清晰，一面跪着，一面禁不住微微一笑。可是，他同时感到额角上沁出了冰凉的汗珠。这一切实在太可怕了。

今后，他将由于白兰地而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一个被教会革职的牧师！上帝的大地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人吗？

他会变成路边的乞丐，醉倒在沟壑里，破衣烂衫，只有游民肯和他结伴。

主祷文念完了。他应当开始念布道文。突然，他心里一劲，把已经涌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宣讲上帝的荣耀。

最后一次了——这个想法盘踞在他的脑中。他忘却了白兰地和主教。他只是想：应当珍惜这个机会，为上帝的荣耀作证。

在他的想像之中，教堂的地面载着全体会众正在慢慢下沉，越沉越深，屋顶却豁然敞开，使他瞥见了穹窿的苍天。他仿佛一个人遗世独立在讲台上；他的心仿佛长出了一对翅膀，一直飞进了眼前的天堂；他的声音变得又洪亮又有力，他开始宣讲上帝的荣耀。

他得到了启示。他丢开了预先写好的讲稿；语句像一群群鸽子在飞翔。他觉得不是自己在说话，但是他又觉得这是世上所能奉献的最美好的东西，他站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荣耀时的那

种才情和威严，是誰也无法超过的。

灵感的火焰在他胸膛中燃烧，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等到灵感的火焰一熄灭，教堂的屋頂重新降落，地面也从遙远的地方升了起来。他垂下头，掉下了眼泪；他觉得，对他說来，生命的黄金时代已經告終。

做完礼拜，大家在放祭器的房間里会集，調查开始了。主教先問大家对于牧师有沒有什么不满意。

牧师已經不象布道以前那样气忿和抵触。他現在感到羞慚，低下了头。唉！所有那些丢脸的白兰地事件，这一下都要被揭穿了。

可是，誰也不說話。一片靜默籠罩着会堂里的长桌。

牧师先看了看教堂执事——他沒有响；他又把目光投向会董們和有势力的农庄主人和矿主，他們全都不說話。他們紧闭嘴唇，坐在那兒，眼睛內疚地盯着桌面。

牧师想道：“他們是在等待別人先开口。”

几位会董之中，有一个清了清嗓子。

“我想，我們这个牧师挺不錯。”他說。

“主教大人，您也听过他的布道了。”教堂执事插嘴道。

主教提醒大家，牧师經常不来主持礼拜。

“牧师跟旁人一样，也有生病的权利。”这是农民們的意見。

主教又向他們暗示，他們曾經对牧师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

他們异口同声一致为他辯护。他們的牧师是这么年輕，他沒有什么过失，只要他能常常像今天这样布道，即使拿主教来交換，他們也不答应。

沒有人提出申訴；因此也就不需要审判。

牧师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膨胀，血液急速地在血管里奔流。难

道說他的周围都不是敌人？难道說他无意之中贏得了他們的好感？他們还会要他这个牧师？

調查結束以后，主教、邻近几个教区的牧师、副主教以及本教区里体面的居民一同到牧师家去吃午飯。牧师尚未娶亲，所以午飯的事交給一位女邻居料理。經这女人細心安排，牧师的住宅完全变了样，使牧师惊讶得睜大了眼睛。松树下面摆着一张长条兒餐桌，桌面上鋪着雪白的枱布，摆設着蓝白花紋的瓷餐具，亮晶晶的玻璃杯，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这一切，照得人眼花缭乱。进門处弯弯地裝飾着两枝樺树枝，門道地板上洒滿了灯心草，梁上悬着一个花环，每間房間里都摆飾着鮮花；再也聞不見發霉的气味，浅綠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閃着驕傲的光彩。

牧师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觉得从今以后自己再也不会去喝酒了。

吃飯的时候，沒有一個人不是兴高采烈。那些寬宏大量地原諒了別人的人固然高兴，教会当局也因为避免了一件不名誉的事而高兴。

好心腸的主教举起酒杯說道，他啓程到这兒来以前，听到了不少謠言，心情十分沉重。他本来期望在这兒看到扫罗，謝天謝地，扫罗已經变成了保罗^①，而且将要建树比他們更大的功績。这位可尊敬的人又列举了他們这位年輕兄弟身上的种种可貴的禀賦，倍加称赞。他决不应当就此驕傲起来，他应当兢兢业业地修身自持，像一切肩負着重任的人一样。

吃飯的时候，牧师虽然没有喝太多的酒，可是他的确醉了。这一切意想不到的巨大的欢乐使他头昏目眩。上帝賜福，将灵

① 保罗，原名扫罗，本来不信基督，后来受到耶穌啓示，成为使徒之一，改名保罗，見“新約”“使徒行傳”。

感的火焰在他胸中点燃，人們又把爱給予了他。他的血液燙得像發高烧的人一样，夜幕降临，客人散尽，他依然感到血管中的血浆像野馬般在奔騰。夜深了，他坐在自己房中，不肯入睡，讓夜气从洞开的窗扉中流进来冷却他幸福的高热。一种甜絲絲的不宁靜使他不能入睡。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还没有睡嗎？”

一个人影踏着草坪来到窗前。牧师探头一望，認出是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他的一个最可靠的酒友。克里斯蒂安·保格是个无家可归，无田无地的流浪汉，有着巨人的身材和力气；他像歌利亚^①一样魁梧，可是像山里的妖精一样淘气、愚蠢。

“可不是还没有睡，克里斯蒂安船长，”牧师回答道，“你以为我今晚还能睡得着嗎？”

讓我們听听克里斯蒂安船长对他說些什么吧！大个子猜想牧师这一来可不敢再喝酒了。关于这一点，克里斯蒂安船长能原諒牧师，他想，现在，牧师再也得不到安静了，如果他再喝酒，那末，已經从卡爾斯塔德到这里来过一次的主教就能来第二次，把他的法衣拿走。

于是，克里斯蒂安船长用他那双粗笨的手作了一件漂亮的事；他想了一个法子，讓那些牧师、主教再也不到这里来。这样，牧师和他的朋友就可以在牧师家里开怀暢飲了。

讓我們听听力大无旁的克里斯蒂安·保格船长作了怎样一件事吧。主教带着两个副主教登上馬車，关紧車門以后，他就爬到赶車的座兒上，赶着他們在月白風清的夏夜里一口气跑了十

^① 歌利亚，“旧約”中的巨人，見“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出来一个討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迦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

哩路。

保格船长給几位教长大人上了一堂課，使他們懂得了生命在躯壳中的地位是如何不稳固。他讓拉車的馬發瘋似地奔跑。誰叫他們不允許一个誠实的人安安靜靜地喝酒呢？

你以为他会带着他們順大路走？你以为他会讓他們少受顛簸？哼，他讓車子走过田沟和翻耕过的田地；他赶着馬飞也似地冲下山坡，他使車子沿着海边奔馳，波浪淹沒了車輪，有一次几乎陷在泥沼里，他还教馬挺直四个蹄子从光滑的岩石上往下溜。

全部時間里，主教和两个教士脸色蒼白，蹙縮在蒙着皮窗帘的車廂里，喃喃地祈禱着。这是他們經歷过的最可怕的一次旅程。

他們抵达里沙多的酒店时，脸上的表情怎样，是可以想象的——活着，但是像装在皮口袋里的一包弹子一样抖个不停。

“这是什么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主教向替他們打开車門的船长詰問。

“下次你們再要来調查古斯泰·貝林的时候，先仔細想一想再动身。就是这个意思。”克里斯蒂安船长答道。這句話他怕临时說錯，早就在心里說过好几遍了。

“告訴古斯泰·貝林，”主教說，“無論是我，还是旁的主教，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

在夏夜中，魁梧的克里斯蒂安船长站在窗前講述他这一段功績。他把馬匹留在酒店里，自己連忙一口气兒跑来找牧师，向他报告这个消息。

“伙伴，現在你可以安心了。”他說。

啊！克里斯蒂安船长呀！坐在皮窗帘后面的教士們的脸固然蒼白，可是，在这澄徹的夏夜里，坐在窗前的这个牧师的臉却

比他們更加蒼白。克里斯蒂安船長呀！

牧師抬起手，想朝着那巨人的粗糙愚蠢的面頰狠狠打下去，可是他忍住了。他砰的一聲把窗扉關上，站到屋子中央，捏緊拳頭向空中揮動。

靈感的火焰曾經在他胸中點燃，使他能夠宣講上帝的榮耀；可是現在他站在那兒，覺得自己受了上帝的愚弄和欺騙。

主教會不會以為克里斯蒂安船長是牧師派去的？主教會不會以為他白天的一切都是作偽說謊？這一來，他可要對他的一切進行認真的調查；這一來，他一定會停止他的職務，最後將他革職。

破曉時分，牧師已經遠遠地離開了他的家。他不願意留在这兒為自己辯護。上帝嘲弄了他。上帝不會再幫助他。他知道自己一定會被免職。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如趁早離開。

這一切發生在二十年代初期，西伐姆蘭一個遙遠的教區里。

這是古斯泰·貝林遭遇到的第一件不幸；這並不是最後一件。

對於不能忍受踢馬刺和皮鞭的小馬，生活將是艱辛的。只要遭受到些微的痛苦，它們就摔開馬蹄，漫無邊際地奔跑，終究會落進深淵里。道路崎嶇難行時，它們只知拋卸身上的負載，發瘋似地逃開，並不懂得還有旁的對策。

第二章 乞丐

寒冷的十二月里，有一天，一個四處流浪的乞丐走上勃洛布庄前的山坡。他身上的衣服十分襤褸，腳上一雙破舊的鞋子，雙

脚已經被冰冷的雪泥浸湿。

韦姆兰有一个湖泊叫吕汶湖，湖身狭长，有好几处湖面極窄，形成細而长的岬口。这个湖泊，北面伸展到芬兰森林的边沿，南面和瓦嫩湖相連接。沿湖有許多教区；勃洛教区是其中面积最大最富足的一个，湖的西岸和东岸都有一大部份屬於这个教区。許多大田庄都在湖的西岸，比如远近聞名的富庶而秀丽的埃克布庄和勃揚尼庄；还有勃洛布庄，这个田庄四周是一座很大的村落，市場、旅店、法院、郡长公署和牧师的住宅都在这里。

勃洛布庄座落在一个陡削的山崗上。那乞丐已經走过山脚下的旅舍，这时正掙扎着向山崗上的牧师住宅走去。

前面，有一个小女孩也在往山上走去；她拉着一輛雪橇，雪橇上立着一口袋面粉。乞丐快走几步，赶上那女孩，跟她攀談起来。

“馬虽小，担子倒不輕呀。”他說。

那小孩回头看了他一眼。她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家伙；眼睛里閃耀着銳利的猜疑的目光，两片嘴唇紧紧抿着。

“上帝保佑，但願馬兒再小一点，担子再重一点，好多維持几天。”那女孩答道。

“这么說，你是往家里拖你自己的口粮了？”

“可不是嗎，感謝上帝；別看我人小，可得要自己弄粮食。”

乞丐伸手抓住雪橇上的繩索，幫着她向山上拉。

女孩轉过身来看着他。

“你別以为这样我会給你什么。”她說。

乞丐哈哈大笑起来。

“你一定是勃洛布的牧师的女兒。”

“是，是，我正是牧师的女兒。有許多人的爸爸比我爸爸穷，

可是都不像我爸爸这么坏。这是实在話，痛心的是这話却要由他自己的孩子來說。”

“我听人說，你爸爸的脾气很坏，很小气。”

“他是很小气，脾气也确实很坏；可是人家說，他的孩子再活下去，还要更糟糕。人家是这样說的。”

“我相信人家的話是对的。可是我想知道，你这一袋面粉是从哪兒来的。”

“让你知道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早晨，我从爸爸的倉庫里拿了些麦子，现在我是从磨坊回来。”

“你拖着这东西上山，不怕他看見嗎？”

“你大概离开学校太早了。爸爸到教区訪問去了。难道你不知道？”

“后面有人赶着車上山来了；我听見馬蹄得得的声音。也許是他来了。”

女孩側耳听了片刻，又眯起眼向山下望了一会，突然放声大哭。

“是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說，“他会杀我的！他会杀我的！”

“是呀！善意的劝告是珍貴的，及时的劝告可比金子銀子还要珍貴。”那乞丐說。

“我想到了，”孩子說，“你能够帮我一个忙。你捏住繩子，拖着雪橇向前走；爸爸一定会以为这雪橇是你的。”

“以后我拿它怎么办呢？”那乞丐說着把繩子套在自己肩膀上。

“暂时随你把它弄到哪兒去，天黑以后，你再把它拖到牧师住宅来。我会等候你的。一定带着雪橇和面粉袋来，你懂嗎？”

“我試着这样办吧。”

“你要是不来，就讓上帝处罰你吧。”那女孩一面喊一面跑，想赶在她爸爸之前回到家里。

那乞丐快快地拉着雪橇回身向山下的旅店走去。

这可怜的人几乎是赤脚在雪中行走，他心里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想望着吕汶湖北岸的大森林，芬兰大森林。

这兒是勃洛布教区，他現在漂流到了吕汶湖前湖和后湖之間的一个岬口上；这是个富庶的、充滿笑容的地方，田庄連接着田庄，工厂連接着工厂，他却只觉得这兒的道路崎岖，这兒的房間窄小，这兒的床也太硬。他人在这里，心里却渴望着那永恒的，伟大的森林之宁静。

这里，所有的谷倉里都有人在打麦子，風箱呼呼呼的声音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木材、木炭一車又一車地从那取用不竭的森林里运出来。滿載着鉄砂的馬車，川流不息地沿着被长年不絕的列車刻成的轍迹行駛。这里，他看見一輛一輛的雪橇，裝滿了乘客，旋風似地从这一个宅第飛馳到另一个宅第，他仿佛看見：握着繩繩的是欢笑，站在滑板上的是美丽和爱情。啊！他是多么渴慕森林的宁静呀！

那里，挺拔的树干像石柱从平坦的地面升起，寂寂的松枝載着層層雪塊，寒風也显得无力，只能輕輕地拂撫树梢的松針。他要信步向那林木深处走去，走到最深处，直到他精疲力竭，飢寒交迫，臥倒在高聳入云的树下。

他想望着吕汶湖北方那一片广表的軟声細語的坟墓，毁灭的威力将在那里把他征服，飢餓、寒冷、委頓、白兰地将会摧毁他的羸弱的、曾經承担了一切的肉体。

他下山来到小旅店里，等待黄昏的降臨。他走进酒吧間，在門旁一条长凳上坐下，瞑想着那永恒的森林。